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六十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卷六十六



廣文選卷第一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廣文選卷第六十五
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
積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後生將
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
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
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廣文選卷第六十五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六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論二

昌言論

仲公理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
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
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
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
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
曾勢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凶豎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

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見前亦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賢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餓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烈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

猖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睨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虜比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奔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而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躡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

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膏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不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誇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又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

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二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育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

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藏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今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

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未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隋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
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
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
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
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
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
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牧
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論損益
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
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
也奉祿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
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
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
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
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
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
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紮
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
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
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

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
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
縣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
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私
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
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
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建三
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
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
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
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
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
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懇雖然猶當限以大
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
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二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
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
而二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建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
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
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
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
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
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
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
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
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恠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
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歸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
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
而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
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
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我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
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
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明
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
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母后
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
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
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
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並病人病人謂萬舉姓困敝也
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
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

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
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
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
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耶

樂志論

仲公理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塲圃
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則陳酒有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躡蹠畦
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邪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未保性命之期如何則可以
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正交論

蔡伯喈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
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
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絕
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
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
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

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真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張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矩人師也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舉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真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言

明堂月令論

蔡伯喈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人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樞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專變化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主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取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目學也禮記

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
而周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
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
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
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
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
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堂教國子與
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
子篇曰九大合樂則遂養老子至力命有司行事與秩
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莫於先老遂設
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
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
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
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祭于太學
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
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
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
上通於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星辰也水環四周言
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

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伯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閩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應

辰二十六月七十二躡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

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

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氣

世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

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

月今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法備各

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而明明不敢泄瀆

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

聖帝明君也世有詔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

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

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

日月俱起於大廟宮室五度令月孟春之日月在營室
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受人
時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
利用禦寇令曰兵伐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間
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於
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載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
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般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
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
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朔正天子
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每月告
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祭
朔而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金
大禮而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
今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國王
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
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太平給符瑞至由此
而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
取爲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
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崇讓論

劉子真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
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
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出矣至
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

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
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
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
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
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
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
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
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
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
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
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

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
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
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
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
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
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剛之才朝廷
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
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
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之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
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
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
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

之入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今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如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知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

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

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
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
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
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
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
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從之王之威日衰令
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
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踈此有國者之深憂
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
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
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
多矣豈可謂比魯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

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
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
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外繇使益爲虞
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庶虞之時
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
欲以末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
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
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
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又付主者
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
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
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

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
停缺而今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今主者選
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
主者今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
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
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
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
自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
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與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
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
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
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
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
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用
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魏魏之
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
宣子之讓其下皆讓變鷹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
事其上上下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
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
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群才
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辯和同論

劉曼山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
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闡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
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
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
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
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
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次以賔

於乾谿殞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鄢陵之役晉楚對戰

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

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

而不容於曾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

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

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

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

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增

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

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仁孝論

延叔堅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未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遊俠論

荀仲豫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

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
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
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
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
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走馳騁
越職僭度飭華廢實競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
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
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
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
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
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
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
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
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
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
則所稟者徧徧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
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的所須所謂資也資有
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旣授雖出處
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
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
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形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謂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列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弁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志宜以不惜爲弘

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
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
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
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
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
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借以順感爲務若
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
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
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
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
于曾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
無爲宗則徧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
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僭偏有
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以上及
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允
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圖之業
遂易門肆頽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
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
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頽退而思之雖
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
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髮髣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
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
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

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仇國論

譙允南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有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疆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惠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疆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疆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師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憎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艱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

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
 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
 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
 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
 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
 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
 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
 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
 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辯諱論

張子布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之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
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者行
專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
 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
 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
 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
 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
 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
 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
 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
 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
 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
 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
 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



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
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
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而為倡
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
何追

廣文選卷第六十六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七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論三

中論 五首

徐偉長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
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
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
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
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
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
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